

从福克纳圣经原型人物的塑造审视美国南方失落的世界

刘晓晖, 王丽娟

(大连外国语学院 应用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2)

摘要:从圣经原型这一崭新的视角,探究福克纳如何借用或再现圣经原型来塑造人物。结合典型实例,论证福克纳对神话原型模式运用的独创性;他成功地将圣经原型与美国南方社会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批判了美国南方种族冲突、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践踏,从而导致美国南方的衰落和颓废。

关键词:福克纳小说;《圣经》原型;南方的失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9)04-0084-03

An Examination on the Lost Southern World Reflected in Faulkner's Creation of the Biblical Archetypal Figures

LIU Xiao-hui, WANG Li-juan

(School of Applied English,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02,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how Faulkner created characters with direct application or allusion to the Biblical Archetype in his novels. With some typical examples, it analyses his creativity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mode of archetype; Faulkner successfully connects the Biblical Archetype with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American South, criticizing the destructive consequence of the racial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 Southern hierarchy on humanity, which results in the decadence of the South.

Key words: Faulkner's novels; the Biblical archetype; the lost South

一、引言

梁工曾在其《基督教文学》一书中指出“圣经已经成为西方作家借鉴或引用典故的不竭之源”^[1]。加拿大的谢大卫也曾说过:“事实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就了如此重要的文献,以至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2]美国南方小说的代表人物威廉·福克纳便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圣经意识的文学巨匠,他从圣经中获取了丰富的创作灵感,通过在其作品中大量借用或再现圣经原型,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创造了他自己的神话世界。

在小说创作中,福克纳有意识地将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与人们熟悉的圣经故事中的人物相对应或平行,形成对位,目的是将这些圣经原型人物作为一种参照物,从而使作品在对位平行下显示出特有的价值寓意,因此西方有的学者曾经做过以下评论:

“在他的作品的每一处都有基督教的原型前提,每一处都有灵与肉的冲突。”^[3]虽然不能就此简单地把福克纳视为传统的基督教作家,但是美国南方源远流长的宗教历史以及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致使福克纳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深深的宗教意识。“20世纪现代派文学创作中的神话倾向,美国南方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福克纳作为南方子弟的特殊心态,三者形成了一种合力,促使福克纳大量运用神话原型作为自己作品的参照。”^[4]

二、从耶稣原型人物的塑造看美国南方的失落

耶稣既是替凡人赎罪者,又是受难者。他降临尘世、代世人受苦、遭戏弄、被驱赶、被钉十字架,最终得以复活。在福克纳的小说中不少主人公都以受难者耶稣为原型,塑造出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相关的艺术形象,借以揭示南方的失落。

《下去,摩西》里的艾克·麦卡士林身上明显带

收稿日期:2009-03-13

作者简介:刘晓晖(1975-),女,辽宁大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王丽娟(1967-),女,辽宁大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化研究。

有耶稣的影子。Ike(艾克)是Isaac的简称,即以撒。在《圣经》中,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曾被父亲作为祭品献给上帝。与以撒稍有不同的是,在艾克身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耶稣赎罪者形象,即艾克像耶稣那样自愿“牺牲”。耶稣为了替人赎罪甘愿舍己被钉十字架,而艾克为了替家族和南方赎罪毅然放弃了对庄园的继承权,而选择了耶稣的职业——木匠。南方的罪恶在于黑奴制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黑人奴隶的存在构成了南方的“原罪”。在艾克所属的麦卡士林家族历史中,其祖父卡洛萨斯在世时曾奸污了一名叫尤利丝的黑人女奴。尤利丝因此生下一个女儿汤米。20多年后,汤米又惨遭艾克父亲卡洛萨斯的蹂躏,并生了个儿子,汤米德特尔。汤米在难产中丧生。当尤利丝发现了这个可怕的乱伦之罪后于圣诞节投河自杀。得知这一切家族罪恶的艾克感到非常震怒。面对这份充满罪恶的家产,他选择了放弃,以求良心的安宁。这一举动同时也意味着艾克担负起了替其家族赎罪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耶稣代罪羔羊的义人形象。此后艾克自我放逐到荒野之中,他选择了耶稣的职业,当上了木匠,靠自己的劳动过活。但在福克纳看来,艾克的这种放弃与躲避是一种消极的赎罪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其后世亲族几乎重复了其祖先的罪孽。正如小说的名字《下去,摩西》所暗示的,要像摩西下埃及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统治那样,艾克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应该走下去,担负起解放黑奴,使黑白种族间和谐共处的责任。

福克纳在其诸多小说中直接运用或影射耶稣原型来达到创作目的。除了《下去,摩西》里的艾克之外,《八月之光》中的乔、《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我弥留之际》的卡什、《寓言》中的科尔普勒尔、《熊》中的以撒、《圣殿》中的南茜和《老人》中的大个儿囚犯等等都带有耶稣的影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情况下福克纳并非是要正面塑造耶稣式的人物,“这种影射具有强烈的讽刺和批评的意义。”^[5]乔是社会的弃儿,不见容于世,最后成为杀人犯;而艾克虽是个“圣徒”和“基督式的人物”,但他并没有像耶稣为拯救人类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科尔普勒尔虽为正义而牺牲,体现了耶稣精神,但对其处决就是“对真正的基督精神的背叛的辛辣讽刺。”^[5]福克纳借用这些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来揭示旧南方的堕落和衰亡。他在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反复强调,南方是一片被诅咒了的土地,其灾难之源就是种植园的奴隶制度。这一制度把人当作奴役工具,将土地视为掠夺的对象,人性在这里被异化扭曲了,从而导致南方在精神家园中迷失方向,变成一个失落的

世界。

三、从夏娃原型人物的塑造看美国南方的失落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主要借助一个女人凯蒂的堕落以及她的堕落所引发诸多后果来表现美国南方的失落与拯救。据《圣经》记载,人类的堕落主要归咎于一个女人夏娃当初劝亚当偷吃禁果;而在《喧哗与骚动》中,致使康普生家堕落的罪魁祸首也是一个女人——凯蒂:是凯蒂的失真导致了昆丁的自杀和家族的衰败。谈及该小说的创作时,福克纳曾说:“《喧哗与骚动》是一个关于‘失落的天真’的故事。…开始只是我脑海里有个画面。当时我不懂得这个画面是很有象征意味的。画面上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爬在树上,从窗子里偷看她奶奶的葬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弟弟听。”^[6]画面上的小姑娘指的便是凯蒂。尽管在这部小说中凯蒂始终没有出场,但她却是三兄弟内心独白的中心,是核心人物。凯蒂的堕落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失落感。“凯蒂是心理上、美学上、也是道德上的失落。凯蒂是福克纳世界中失落的象征——天真、完整的年代顺序、人格和戏剧统一性的失落。”^[3]凯蒂的堕落让衰败的康普生家雪上加霜,造成了灾难性的一击:班吉从此痛失唯一关爱他的人;昆丁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家庭荣誉感而不久自杀;杰生失去了在银行就职的大好时机,断送了一辈子前程,对凯蒂怨恨不已;小昆丁因此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从此像她母亲一样甘愿堕落。

在大母娣(奶奶)去世那天,凯蒂爬上大树,窥探奶奶屋里的秘密,在她爬树前“一条蛇从屋子底下爬了出来。杰生说他不怕蛇,凯蒂说他肯定怕,她倒是不怕…”^[7]这一情节与伊甸园中夏娃受蛇的引诱偷食禁果的情节暗合。通过这些隐藏着的对比系统,福克纳暗示出凯蒂如同夏娃一样,被昆丁和杰生看做是万恶之源,是她使他们失去了纯洁而安宁的“伊甸园”。凯蒂本应是南方淑女的典范,是优雅、高贵、贞洁、完美的象征,却走上了堕落之路,给康普生家族带来了奇耻大辱。为此,痛苦不堪的昆丁想方设法对堕落的妹妹进行救赎。但他思想乖谬,选择的救赎途径竟然是乱伦和死亡。最终,凯蒂的堕落一直跌入地狱的最底层——成了纳粹军官的情妇。她失去了一切,已经再也没有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拯救了。凯蒂的堕落象征着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彻底崩溃,昆丁的救赎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幻之梦。

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运用《圣经》中夏娃人物原型,并将其寓意融入书中,使美国南方和现代世界精神的病状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可以说福克纳

是用《圣经》中夏娃人物原型来演绎他对南方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思索及其自己的观点，撰写出了一部拯救同代人的“圣经”。

四、从大卫王原型人物的塑造看美国南方的失落

《押沙龙！押沙龙！》，这个书名来自于《圣经》中关于大卫王和他的孩子们之间的冲突和杀戮的传说。综观这部小说，其主人公斯德潘与大卫王不乏对应之处。《旧约》中大卫王的故事时隐时现地映衬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变化，使得斯德潘像远古世界的悲剧英雄。当年轻的斯德潘出现在杰弗逊镇广场时，镇上的人对他一无所知，这跟《圣经》中的大卫王忽然出现在伯利恒众长老的面前的场景极为相似，当时人们都用怀疑甚至敌视的目光打量他。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像大卫击败歌利亚一样，斯德潘用实际行动很快验证了自己的才干，他买地皮，建庄园，娶妻生子，摇身成为当地种植庄园主，财源滚滚。圣经中以色列人传唱“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万”，同样，镇上的人也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如古希腊合唱队不停地始而向左继而向右舞动着唱出：斯德潘，斯德潘，斯德潘，斯德潘”^[8]。斯德潘梦想的破灭同样有其大卫原型。据圣经记载，大卫最大的渎神行为是霸占了拔士巴并设计谋杀其夫乌利亚，此事引发了他晚年宫廷的仇杀和淫乱；长子暗嫩奸污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从而招致其胞兄押沙龙谋杀；押沙龙叛师并与父亲的妃子淫乱，最后导致大卫痛失亲子。与此雷同的是，斯德潘抛弃带有黑人血统的妻子和儿子邦恩，同样遭到诅咒和报应。邦恩向同父异母妹妹求婚，逼迫斯德潘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最终导致亨利枪杀邦恩，随后逃逸。塞德潘同时失去二子，产业无人继承。斯德潘和大卫王的故事都是三个基本故事构成的：父子反目（邦恩报复斯德潘 VS 押沙龙反叛大卫王）、兄弟相残（亨利杀死邦恩 VS 押沙龙杀死暗嫩）和兄妹乱伦（邦恩和朱迪斯恋爱 VS 暗嫩奸污他玛）。他们的故事都蕴含着同样的主题：诅咒、命运、惩罚、报应等。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为小说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背景，而且暗示出主人公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押沙龙！押沙龙！》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劫数难逃的宿命味道，隐含的神话参照系的存在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虽然大卫王和斯德潘两个人物的悲剧故事的对应关系非常之明显，但与大卫王不同的是，斯特潘并没有因为丧子而悲痛欲绝，而是坚决地充当了种族主义的卫道士，疯狂地想再生一个儿子来继续完成自己的种族主义“蓝图”。在他身上人性和亲情已丧

失殆尽。事实上，斯德潘是命运的牺牲品，他的命运就是他所处的生存环境。如果不是处在南方以白人中心，注重血统和身份的文化背景下，他就不会那么看中自己的“规划”，而盲目地顺从了南方社会的价值规范。南方经济文化的核心就是奴隶制，所以斯德潘就是奴隶制的牺牲品。奴隶制不仅残害了黑人，而且对白人也是一种伤害。斯德潘及其家族的毁灭就是南方历史的缩影，他的命运就是南方命运的象征。

五、结语

马里恩·奥唐奈在《福克纳的神话》一文中曾指出，“在福克纳所写的作品中贯穿着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南方的社会、经济、伦理传统。这个要素使他的作品浑然一体，并时而赋予他的作品以伟大的神话意义”^[6]。在文学创作中，宗教典故和神话模式并非福克纳首创，也并非他的作品所特有。福克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圣经原型与美国南方社会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对处于变革时期的美国南方进行了反思，如实地表现了南方贵族的日趋消亡、斯诺普斯主义的兴起、传统价值观的毁灭和南方贵族子弟的迷惘和困惑。他在其创作中所借用、改写、再现的圣经原型人物，不仅赋予圣经以新的含义，而且在其“作品结构和主题思想的发展方面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把表现南方的神话传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表明他比前辈作家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显示出强烈的时代和深沉的历史感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梁工. 基督教文学[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140.
- [2] 谢大卫. 圣经与西方文学[G]// 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论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7.
- [3] 四十年间评论集[M]. 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1：177-178.
- [4] 刘道全. 创造一个永恒的神话世界——论福克纳对神话原型的运用[J]. 当代文学，1997(3)：149.
- [5] 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20-121.
- [6] 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5[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7] 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蓝仁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6.
- [8] 福克纳. 押沙龙！押沙龙！[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49.

〔责任编辑：都 媛〕